



解放軍文艺丛书

保卫和平

宋之的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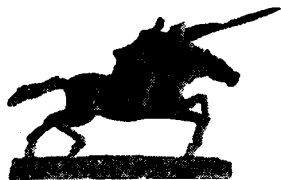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解放軍文艺丛书

保卫和平

四幕八場話劇

宋 之 的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一九五三年夏季，在朝鮮戰場上，由於朝中人民的英勇鬥爭，朝鮮停戰談判即將簽字了。但美帝國主義陰謀在停戰協議簽字前，向我軍進行突然的襲擊。為了爭取停戰協議的實現，為了粉碎敵人狂妄的挑釁，我軍對敵人進行了反擊！這個劇本就是以和平民主陣營及帝國主義陣營的尖銳衝突為主綫，具體地反映了和平民主陣營的強大，帝國主義陣營的腐朽、丑惡及和平是不可戰勝的主題。劇本通過一個朝鮮勞動人民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體現了中朝人民戰鬥的友誼和朝鮮人民在反侵略戰爭中的堅貞不屈的性格；通過中國人民志願軍指戰員的形象，表現了中國勞動人民的崇高、純潔的品質及革命英雄主義的氣魄。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06 字數 29,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frac{7}{16}$ 插頁6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冊

定價(7) 0.40 元

——我們看到了光榮的中國勞動人民的新兒女，在朝鮮戰線上，出現了崇高而純潔的新型人物的真面貌！

——朝鮮戰場的經驗證明：人民戰士是太偉大了，美帝國主義分子是太丑惡了。

——引自朝鮮戰場兩位我軍指揮員的話

人 物

李國栋——中國人民志願軍師長。

方 平——中國人民志願軍師政治委員。

崔 愷——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團長。

丁大勇——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

趙双喜——警衛員，后為排長。

金東原——朝鮮老人。

金一禹——他的兒子，朝鮮人民軍隊長。

金春香——他的女兒。

尹春香——朝鮮游擊隊員。

朴 永——朝鮮一個道的委員長。

韓隊長——朝鮮人民軍隊長。

孫 杰——中國人民志願軍班長。

小 唐——中國人民志願軍電話員。

王科長——師作戰科長。

參謀甲、乙

常團長——祖國人民赴朝慰問文工團團長。

戰士甲、乙、丙、丁

連長——工兵連長。

戰士們

高射炮兵們

白衣护士們

男女担架隊員們

白昌朴——李伪軍首都师白虎团团長。

李永植——伪軍官。

史密斯——美軍上校。

布洛克——美軍五五五榴砲营营長。

杰克遜——美軍士兵。

伪軍官甲、乙、丙

伪軍們

地 点

朝鮮战場。

时 間

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月。

第一幕

第一場

人民有权审判你！

金城前线。

李承晚伪军首都师白虎团的团指挥所。

临时构筑的一排互相连接的掩体式的房子。这是团部办公室。左右有门，可通隔壁。天花板上，倒悬着纵横交错的彩色的纸条和各种奇怪的小旗，有些不伦不类。大办公桌后壁，悬白虎团军旗及李承晚像，斜挂日式大指挥刀。侧面，是一个掘进式的小玻璃窗，一缕阳光从这扇小窗斜射进来，有深邃、阴沉、压抑的感觉。三个军官模样的人，或坐或立，不安地等待着召喚。一个穿军装的少女，正急遽地在打字机前打字。通向作战室的门，不断有人匆忙地走出走进，空气是紧张的。

隐隐有砲声、机罩掠空而过声，但压倒一切的是重砲在载重汽车牵引下爬行的隆隆声。

偶然，在人们走出走进的时候，可以从门隙看见山腿子那儿，重砲在公路上扬起的漫天的灰塵。一个哨兵荷枪在门外走来走去。

李永植（迟疑地走向打字女郎）对不起，打扰一下……

尹春香 （並不抬起頭來）請等一下。

李永植 （巴結地）以前像是沒見過？

尹春香 （並不抬頭）我是尹春香，才調到團部來的。

李永植 認識一下吧，我是李永植少尉。

尹春香 （繼續打字）請等一下。

李永植 是这样的……我有要緊的事！……

尹春香 （截斷他，一字一板地）團長大人——他知道誰的事更要緊！

李永植 我帶來了一個奸細！

尹春香 （迅速地抬起頭來，明澈的眼睛不可捉摸地閃了一下）奸細？！

李永植 一個共產黨的奸細！他冒充美軍砲兵觀察所的人，在一四公路上給我們抓住了……

尹春香 （繼續急遽地打字，截斷他）請等一下。

李永植 這是個狡猾的家伙，我……

尹春香 請你——（迅速打完，下。）

李永植 （望着尹春香的背影，不免怨憤地）媽的，要不是團長的姘頭才怪呢！

偽軍乙打呵欠。

偽軍甲 請等一下。你等着到那個世界裡去吧！哈哈！

李永植 准是跳舞跳昏了，瞧，這麼張燈結綵的！

偽軍甲 這你可看錯了。老兄，我看哪，馬上就要有行動！

偽軍乙 行動？什麼行動？往哪兒行動？

偽軍甲 這還看不出來！你往樹梢上望一眼，就知道刮的是什麼風了！

偽軍乙 嘿，這兒比前沿緊張多了！

偽軍甲 （饒舌）團部比前沿緊張，漢城比團部緊張，離三八線越遠，越他媽的緊張！前兩天，我在釜山，還看了一場示威遊

行呢!

偽軍乙 示威遊行?

偽軍甲 約摸百十個人，打着小旗在街上喊：什麼北進哪，統一呀，要戰到最後一人哪，停戰就是滅亡啊。那種樣子，真叫人噁心！我背後一打听，原來是一羣靠了美國軍艦，做黑市買賣的朋友！這班狗娘養的，什麼話都講得出。我差點把槍丟到他們臉上去，告訴他們，這是我的卡賓槍，你們要北進，就拿去北進吧！

偽軍乙 （低聲地）板門店談的怎麼樣了？

偽軍甲 板門店？

偽軍乙 （低聲，焦慮地）戰俘遣返協議簽字了，大伙兒都傳說停戰協定也就要簽了！弟兄們都盼望着，難道又是一個謠言？

偽軍甲突然打開門，重砲和坦克爬行聲，震耳欲聾的傳來。

偽軍甲 你去問它吧，瞧，大砲和坦克會告訴你！

公路上揚起沖天的灰塵。飛機掠過聲。

偽軍乙 這五五五榴砲營究竟有多少砲？開了一夜了！

偽軍甲 還有坦克，榴砲營和坦克營擠在一塊了！

李永植 咱們首都師，好像也正往前移，我們那個據點，原本只有一個排，現在又開上來一個連——

偽軍乙 四一四公路，擠的像蝦米似的！

偽軍甲 美軍的兩個師，已經開到了樺川，樺川離前沿，只有一個鐘頭的汽車路！

偽軍乙 是不是要進攻？

偽軍甲 誰知道！也許那些靠美國軍艦做黑市買賣的，他們知道！（吹口哨，吹出一個淒涼的調子。）

李永植 （隨了偽軍甲的口哨，哼着一首流行於李偽軍中的小調）

远离故鄉，
远离了故鄉，
今天在三八線上过的夜，
明天又在什么地方？
走尽了泥濘的路啊，
弟兄們，不要难过，不要凄凉！
家鄉早被燒毀了，
親人哪，親人哪，
你們在何处流淚？！

尹春香上。

尹春香 （呆板地）請不要唱歌！

李永植 （討好地）一只流行的抒情歌曲，怪悲伤的！

尹春香 （不为所动）請你肅靜！（走向座位。）

李永植 （無可發洩地）这倒霉的五五五榴砲营，把人的耳朵都吵
聾了！

尹春香 （冷冷地）第一，五五五榴砲营並不是倒霉的；第二，在
美國軍隊里，它从沒吃过敗仗；第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英雄！……俘虜呢？

李永植 你是問那个奸細吧？

尹春香 他在哪兒？

李永植 押在警衛班了！

尹春香 團長叫你去！

李永植 是！（他把自己整理了一下，走向通作战室的門）报告！（直僵僵地
下。）

伪軍甲 （搭訕着）小姐，怎么解釋这个謎？板門店的和平談判就
要簽字了，我們还要作大規模的軍事調動，五五五榴砲营开

來了，三一七重坦克……

尹春香（截斷）第一，我們這兒沒有五五五榴砲營，我不知道什麼五五五榴砲營……

偽軍甲 对不起，你剛剛說它是……什麼英雄！

尹春香 我說了嗎？我受的教育是這樣的，我看見的，我聽到的，我說過的，我統統都要忘記！

偽軍甲（氣惱，但卻以玩笑的口氣）第一，你不是跟我們吃一樣的飯長大的；第二，你根本就不存在；第三，我是對着空氣講話！

尹春香 先生，請你——

美軍上校史密斯、美軍砲兵營長布洛克上。

史密斯 白團長呢？我要找他！

尹春香 請等一下。

史密斯 一秒鐘也不能等，我是史密斯上校。

尹春香 是，先生。（下。）

布洛克（望着尹春香的背影，有兴致地）这个猪窝里倒藏着一只夜鹭！

史密斯 我跟你打賭，布洛克，这个酒糟鼻子，一定是个老色鬼！

白昌朴随尹春香上。

白昌朴是个矮胖子，穿一身剪裁得非常合身的偽軍上校制服，這使他像死尸一樣的馬臉，顯得頗有點威儀。他的腰筆挺，他的兩條腿像手杖一樣的杵來杵去。

史密斯（沒有表情）哈羅，我親愛的團長先生。（介紹着）布洛克。

布洛克（逕直地走向尹春香，彬彬有禮地）認識您我很高興，我是您的鄰居，五五五榴砲營營長布洛克少校。

尹春香 我是尹春香，很高興認識你。

布洛克 請到鄰居家里來作客吧，五五五榴砲營是以好客著名

的。我們在歐洲的時候，款待過全歐洲的客人！

白昌朴 （在酒糟似的臉上露着假笑）我們一定過來拜望——

布洛克 （不理睬白昌朴，但却更文雅地）您會發現您的鄰居是很好客的。我們要按照美國軍人的傳統方式，像款待一個貴賓一樣的款待您。

尹春香 謝謝你。

布洛克 請允許我告訴您，您真是迷人極了。

白昌朴皺眉。

史密斯 （厭惡左右）命令你的人出去！

白昌朴 嗯？

史密斯 出去！

白昌朴 都出去，都出去！

除史密斯、布洛克、白昌朴外，余人下。

稍停。

史密斯 （僵冷地）你的人，阻塞了四一四公路！

白昌朴 （瞠然）上校先生！

史密斯 我不滿意這種橫沖直闖，他們阻塞了榴砲營和坦克營開進的道路！團長先生，這是一種犯罪行為！

白昌朴 我們只有這一條開進的道路，我奉到的命令是——

史密斯 （厉聲）立刻制止這種犯罪行為，命令你的人從公路上滾開！

白昌朴 我奉到的命令是：我團在十時前，要到達米蘇里防線，集結待命！

史密斯 （怒吼）給我滾開！（氣憤地）五五五榴砲營，三一七坦克營，奉命在昨夜四時前進入陣地，它們現在還在路上爬！泰勒將軍不會為了這件事，獎賞我們的。你耽誤了他的時間！

白昌朴 我?!

史密斯 (庄嚴地) 我奉命通知你，共產軍的战俘，今天早上，已經在釜山，就地釋放了!

白昌朴 (兴奋地) 已經开始了!

史密斯 時間是緊迫的，我們开始了!

白昌朴 (激动地) 开始了! 我們的李大总统，向全世界投下了一颗炸彈。他投下了一颗原子彈!

史密斯 他点燃了信号!

白昌朴 偉大的信号，战争的信号!

布洛克 共產軍在板門店，正热心地修筑和平大廳呢，我們出其不意，要狠狠地給他一下子!

白昌朴 一个巧妙的突然襲击!

史密斯 (以手做勢) 我們这样，这样，把战俘遣返協議踩在脚下!

白昌朴 他媽的战俘，战俘，見他的鬼吧，我恨不能統統把他們活埋了!

布洛克 这倒有意思!

白昌朴 (狼一样的叫聲) 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能跟共產党在同一塊天空下呼吸的。想到有一天我会死，共產党还活着，我就生气，我受不了，我恨不能親手——

史密斯 收起你的政治理想吧! 理想是要用实力做后盾的。泰勒將軍所考慮的是：怎么样在戰場上，配合你們李大总统这种政治上的突然襲击!

白昌朴 北進! 不把太極旗插上白头山，不到鴨綠江去飲我的战馬，我是死不瞑目的。我寧肯战死——

史密斯 根据可靠的情报，共產党是真心誠意地想要和平! 哈，

和平！他們以為停戰協定是指日可待了。（迷戀地、心房躍動地）
他們做了停戰的準備。前沿是平靜的。我軍正面，共產軍的
防衛力量是薄弱的。是的，很薄弱！共產軍在所謂夏季攻勢
里，已經差不多耗盡了他的力量。特別是在結合部，是不值
一擊的！和平癱瘓了他們的頭腦。為了這個，我們要報答
他！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一定要報答！我們已經準備下一
個首都師，兩個美軍師，一個空降團。我們的榴彈營和坦克
營正進入陣地——

白昌朴（興奮地）要空降嗎？

史密斯 我不願意揣測。在未來的二十四小時之內，什麼事都可
能發生的。要知道，金城，是通向平壤的門戶！

布洛克 在共產黨的代表，走進和平簽字大廳的時候，全世界的
新聞記者，也許會發現，我們已經站在平壤的大同江橋上
了。

史密斯 這很有可能！

白昌朴 一個軍事上的突然襲擊！

史密斯 共產黨要和平，我們的回答是：戰爭！讓全世界都知
道，誰是朝鮮的真正的主人！

白昌朴 我要到鴨綠江去飲——

史密斯（截斷）你要立刻停止四一四公路上的混亂！

白昌朴 我——

史密斯 這是泰勒將軍的命令！你浪費了時間，你打亂了泰勒將
軍的日程表！叫你的人滾開！……我祝你健康。（下。）

布洛克隨下。

白昌朴（狂怒地）來人哪！

尹春香、李永植、偽軍官甲、乙等相繼上。

白昌朴（繼續狂怒，無可發洩地）吊兒郎當！命令四時前進入陣地，早上九時還在路上爬，倒怪到我身上來了。我在日本陸軍受的教育，我的嚴格的軍事生活，使我不能允許這種——吊兒郎當！都是些只會嚼口香糖的廢物！唔？！

眾人惶惶然。

白昌朴 我命令！（向偽軍官甲掃了一眼。）

偽軍官甲 嘿！

白昌朴 四大隊停止前進，原地待命。把公路讓開，停止四一四公路上的混亂！

偽軍官甲 嘿！（下。）

白昌朴 我命令！

偽軍官乙 嘿！

白昌朴 少校以上指揮官，馬上集合。限半小時之內，到達司令部，接受我的作戰命令！

偽軍官乙 嘿！（急下。）

白昌朴 我命令！

李永植 嘿！

白昌朴 帶好細！

李永植 嘿！（下。）

白昌朴 藥！

尹春香默默地把藥遞給白昌朴。

白昌朴 水！

尹春香默默地端了一杯水給白昌朴。

白昌朴（一把抓住尹春香的手）我相信，是你的美麗，把我逼瘋了！

尹春香（巧妙地擺脫了白昌朴）我會把這一句忘掉的，團長大人！

白昌朴（生氣地）我命令你記住這一句！（吃藥）這種藥真他媽的

苦!

尹春香 你應該打針，團長大人!

白昌朴 在我自己沒學會打針的技術以前，我不允許任何人往我身上扎針! (吃虧)真他媽的苦! (翻閱文件)準備記錄! (忽然興奮地)戰俘遣返協議，就这么撕，撕了。李大總統，他是個天才! (拍案而起)天才!

尹春香 (急忙把桌上的杯子搶在手里)他是天才!

一個捆綁著的、堅毅的青年被李永植等推過來，他抗拒著。當他

輕蔑地站定的時候，尹春香忽然驚叫一聲，茶杯落在地上，碎了。

白昌朴 (生氣地)怎么了?!

尹春香 (吃力地、衰弱地喃喃著)我的心臟……老毛病……又犯了!

白昌朴 (疑心地)心臟有毛病?!

尹春香 就好了，……已經好了!

白昌朴 (莫測高深地)唔!

金一禹 (那個青年，嘲弄地)小姐，你的心臟有毛病嗎?

尹春香 (面色蒼白，仇恨地)你用不着關心我，先生，當心你自己好了!

白昌朴 (冷酷地)我們馬上就讓他懂得這一點!

金一禹 (繼續嘲笑著)對不起，我惹你生氣了。我不過隨便說說，一個有心臟病的人，是上不得戰場的!

白昌朴 (吆喝)住嘴吧，你! (向押解的人)你們可以走了。

李永植等下。

白昌朴 (莊嚴地坐在圈手椅里，像世界的主人似的)唔，砲兵觀察員，很好!我想你已經觀察過我這尊砲了!

金一禹 (非常自在地)可以把繩子解開嗎?

白昌朴 不，不可以!

在整个審問过程中，尹春香急速地記錄着，打字机急速地記錄着她的緊張心情。

金一禹 在你的司令部里，你怕什么呢？

白昌朴 我要提醒你——先生——

金一禹 你用不着担心，要是有意外，这位小姐会喊叫的！

白昌朴 这完全看你——

金一禹 我想，你总不至於忘了，在門外佈置崗哨吧！

白昌朴 （生气地）用不着你提醒我！

金一禹 （用一种審問的語气）那么，有崗哨？

白昌朴 有。你跑不了！

金一禹 對於一个跑不了的犯人，为什么还浪费这么多繩子呢？

承認这一点吧，你害怕了？

白昌朴 （驚異地）什么，你說？——

金一禹 （从容不迫地）我确实观察过你这尊砲！你做日本憲兵的时候，曾用各种方法害过人，你现在总担心，有一天，会給人家用同样方法送進坟墓！承認这一点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害了恐怖症！

白昌朴 （从驚訝中省悟过来，狂怒地）你——

金一禹 为什么不肯承認事实呢？你是个懦夫！

白昌朴 你想審問我嗎？畜生！你是誰？

金一禹 朝鮮人！

白昌朴 你的名字？

金一禹 你已經知道了，我是一个朝鮮人！

白昌朴 （气急败坏地）我想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冷酷地）我想你知道，我是慣於在骨头里搾油吃的！

金一禹 （坚定地）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因此，我知道，在全